●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劵之報紙●已在中華郵政掛號核照總包特別優益寄送之報紙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一百四十一號

廣告刊例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期刊資洋五角中縫及封面一元八角新聞加倍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逐期寄閱全年大洋二元半年大洋一元一角每月大洋二角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上海五洲大藥房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確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虛癆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海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海波藥

清理血分善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汚生新身清便凡疥瘡頑癬骨節痠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二元

上海香港 馬玉山糖果餅乾公司

中孖利餅

每罐一元 每磅五角

南京路三十七號

西醫 張世楷秘製

中國 癧子頸膏藥

說明 凡男女之患癧子頸者均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固若男子患之者必致終身血虧育不必致傳染妻子貽害若女子患之者丈夫必致月經不調子存之無窮若窮終身難孕漸至工本將登不危哉本醫士存心濟世不爭名利租傳良方供諸社會非爲貽害子藥之心…

功效 此膏藥須貼在患處無論穿破起可栗貼此藥在二月以內均可消散膿皮既免刀剮之苦又可除終身包之害復原貼一星期須換一次貼五六張可斷每張不效一退還原洋外埠郵票九五折寄費加一價目每張大洋三角每打三元

發行所 上海法界寶昌路口博賓康里醫院可從外埠郵購寄費一局函加

寄售處 英界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諸君就近可以購取

大喜香烟

十枝大喜 價廉物美

諸君不信 請即嘗試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家藏良藥 龍虎丹

癰疽發背是爲大瘡不成則已成則濃破血流潰爛難收不但痛苦難言竟有生命之虞此龍虎丹一藥是單方秘傳專治一切大瘡無論身上手上面部上發生何種腫毒來勢凶惡者祇服此藥一劑隔六小時即可化危爲安漸漸消退不須再服誠衞生家必備之良藥也

每瓶兩劑售洋二元 六瓶洋十元

經售處上海寶善街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門牌內興業社 外埠郵購原班回件

本報介紹

申報館照相銅版部製造各種照相銅版鋅版工料精緻交貨迅速且價格公道本報自出版以來所登鋅版時事畫及銅版照相等俱由該館銅版部承製其成蹟優美已早在閱報諸君洞鑒之中毋庸本館多述茲爲導引國人起見特行介紹如 諸君有欲製刊銅版鋅版等件可逕至三馬路望平街轉角五層樓洋房申報館銅版部接洽定可得滿意之結果也此布

庚申五月九日

今天是五月九日？凡是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民？大家應該不忘記這個日子總好爲天是麼呢？因爲這一來第一華民國開國以大紀中個喪權辱國的如甚一日？我們同胞還思念是涼血動物？應該不仇雲恨的？便個字報這五月九日四借作爲新胆呢！？社所出的帆船牌本脚腫丸？是一稀退驗的藥品•本社立靈接到服這腫脚丸很當愈的諸位先生所嘗痞謝函？都說以後血的不忘記帆牌立退賜永丸了？很是本社永腫耀的？更感激諸脚藥是本社？願意的很但生不忘九日九日•先爲五藥？月記國位因公鏈陵有的治•是病的德不私德耻疾者相願？可諸？兩了私了國公謎愈忘•但歡喜天鏈爲是鏈報民的雪？位這家獻社生？了把大中華先腫歲？？聲是本脚南願號一總諸位海藥忘！這是立退製社的？也牌•◉本洋敬帆船咧濟舉大立退效果頭附白大立角腫碼▲丸每盒大洋六角

和盛首飾號

本號創自同治季年專辦頭等鑽石珠寶翡翠鐘表精鑲白金中外時新首飾金銀器皿定價劃一不合包退回換併收兌白金鑽砂自煉白金零兌整拆或代鎔代化格外克己如蒙賜顧請惠臨上海江西路一九八號電話中央一五七七號

瘡藥

天泡瘡膿窩瘡黃水瘡濕瘡疥瘡乾疥瘡癬等以此藥擦之止癢定痛內服外搽三日可愈不再復發包愈一每人收藥本洋一元不好退洋貨病半價外埠函購款由郵票通用加一郵寄費經售處上海五馬路西貴興里新旅館對門一百八十號 興業社謹啓

內服 海州精 清血解毒

每瓶一元六角 每打洋十六元 各外埠本分鼠均有發售

花柳症及外症第一妙藥

失足花柳之場既受其毒往往不肯告人而求治於江湖醫士一經包醫往往徒費金錢受毒更甚故遇諸般花柳毒症稍自覺察或已發出不如趁此海州精藥水服之漸並無攻瀉之害自能將毒漸漸永無後患可謂至靈至驗又凡一切外症不論重輕皆可服此立奏奇功因其…

總發行上海中英大藥房

光學精深

上海英大馬路泥城橋東 精益公司鑒

本公司爲中國首創第一家精製各種科學鏡片驗目配光均極準確早蒙社會各界所稱許除前得巴拿馬萬國博覽會及各大賽會金銀獎牌外復承當代偉人頒賜匾額宏獎提倡足見本公司名副其實也 精益眼鏡公司啟

電話三八九五

上海休城胡開文 新發明草筆

自明代陳白沙先生創制茅筆今粵中雖有傳其法者惜不多得本莊主人研究斯術有年始發明一種黃山異草仿白沙法製之成筆名曰鄭山茅穎其堅韌耐久圓滿和柔較雞毫羊毫尤爲適用遠承滬上各大名書畫家交口稱善亟蒙公認海內爲文人學士隴池之一助本莊藏有百年前上品古墨花樣繁多不及備載如蒙賜顧倍極歡迎

棋盤街交通路口 休城老胡開文啓

萬應消痞丸

頸癧一症患之最危之難雖有良藥外治然非發施內服不爲功此丸係峨嵋山人所秘傳無論腐爛已成串穿破流濃服之如沸湯潑雪漸漸消退三日見效一月包好每料八兩售洋五元外埠函購寄費加一發行所上海愛而近路善慶里四弄一家正威藥廠經售處上海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

正真 育亨賓片

本藥房新自外洋運到著名藥品育亨賓專治腎水不足陰氣虧損服之固本養元煥發精神業經全球醫生認爲無上妙品

每管十片售洋一元 每打十二管洋拾元

上海南京路四十二號 科發藥房謹啟

Doan's Backache Kidney Pills.

背痛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洋一元四角每打洋十四元

上海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啓

背痛乃腎弱之所致腰痠背痛腎弱之所致腰痠膀胱發炎小便水腫有石頻數便等小便短少凡奇效著

背痛乃腎弱之徵膀胱宜速治此腎丸專治腎弱各症所致之病背痛腰痠筋痛膀胱發炎小便水腫有石頻數便等小便短少凡服此丸奇效昭著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女人不嫁与參政

（丹翁）

我不懂生理學、我竟測不出女人不嫁、他具了一種甚麼心理、大槪旣同在地球之上、空氣之中、一般圓顱方趾、無論你資格高至何等、物類低至何等、這牝牡相求的事、總是免不了的呢、倘若忽然有個男人說『我立志不娶』、一個女人說『我立志不嫁』、這種話、除了是有神經病外、一定騙騙人的、迷信神道的女人、外國原多守獨身主義的、我且不去問他、單講中國的幼齡比丘尼、能說他對了這鳥啼花落的時候、不動一動懷春之感麽、男女是一樣、試問那個和尙、沒有野家子婆、有人說、女人不嫁、並非不交、古人說、『婦人謂嫁曰歸、』今日女人旣已解放、焉能歸諸男人、『嫁』字這等荒謬的名辭、當然碍難承受、至於今日交甲、明日交乙、這個權柄、操在自己手裏、這才算的人格完全呢、我聽了這話、方悟出理由、女人不肯做男人的玩物、而又不能明叫男人做他的玩物、所以撑起一個獨身主義的酒幌子、凡來買酒吃的、自然全在客位、及至吃到盡量而去、還不敢在他這裏撒個酒瘋、如此酒店、委實是開張得過呢、

但現在女人、不但扯蓬會酒、簡直要出山從政了、談到中國政綱呢、委實被男人弄壞、如弄些女人來參一參、却也不差甚麽、第一是外交、非先用女人不可、然後把駐各國的公使、全將女人換上、一定是奇妙、至於政治上的掮客、便是男人、也要帶一點女性、眞用女人、豈不更進一層麽、聽說甚麽女子聯合會、和外國已經大接頭而特接頭、將來舞台上、這一班守獨身主義的女人、少不得要一個個登場漏臉、我倒要奉勸無數青年男同胞、捍緊將玩物資格、預備起來、多少是好嘘、

我之樂觀

（丹翁）

古人說過的『塵世難逢開口笑、』其實這個笑、有甚難逢、要笑就笑、難道這件事、自己還不得自由權嗎、那曉不然、必得有開心的事、然後才笑得出、若是沒有開心的事、試問怎樣打得起哈哈來呢、『一個哈哈撑過籐、』這是最衞生的、所以講究衞生、必先要每天笑上若干次、要想笑上若干次、必先『尋開心』、世上的事、那件不發笑、那件不致人開心、『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戴紅眼鏡、看天下東西皆是紅的、戴綠眼鏡、看天下東西皆是綠的、我以爲可笑、便眞可笑、以爲是開心、便眞開心、那末、我說的話、句句都是笑話、寫下來的、便是開心的文章、南北打仗、我見了發笑開心、他們議和、我見了依舊發笑開心、賣國的人、我見了發笑開心、愛國的人、我見了也還是發笑開心、男女學生不同校、我見了發笑開心、他們居然弄到一道兒、我見了格外發笑開心、人反對我、我說的笑話、我做的開心文章、人歡迎我、我固然發笑開心、人反對我、我亦未嘗不發笑開心、因爲他們反對我、他們必有他們的見解、他們那個見解、一定牢不可破、是能令我發笑開心的見解、天下最親愛的、莫如父子、我的兒子、他的宗旨、就與我不同、凡所謂新潮流的行家話、他句句會講、我聽了是極發笑、極開心的、他如能在家庭中革起命來、將我解放、不要我替他出學費、那末、我更笑得嘴兒歪、開心到三十三天了、我還有一件發笑開心的事、元來我平生未生過女兒、將來公妻發達、我竟不出一個交換品、照舊社會思想起來、但覺我兒子討的便宜獨多、這也是無可如何的呢、我終日除說笑話以及做開心的文章而外、便吃閒茶、翫古董、謅歪詩、寫草字、同那些打仗的勇士、議和的調人、抵貨的青年、參政的女子、一樣是忙消遣弄快活罷了、哈哈、

他字的研究

（藏投稿）

某報有『她字的研究』一文、辨論極多、不煩詳引、按『她』字本從『他』字改造、以爲稱女子爲『他』、『他』字應作『她』、才合女性、實則『他』字從『人』、原是人的公稱、只男子可稱『他』、不明明認女子不是個人嗎、因此『他』『她』二字、都有改造的必要、佗字從『它』得聲、古人謂佗爲『它』、它卽蛇字、因此它變爲佗、佗又變爲他、今且就『他』字而言、他旁從『也』、也的本義、說文解爲『女陰、』依我的意見、『他』字應專做女性的他、因爲有這解爲女陰的『也』字在旁、便是女的了、至如男子的他、同女子對立起來、用的便是『佗』字、它之本義爲『蛇、』有似男子所獨有之一物、且擧丸之聲、俗語或曰『它子、』是佗之從『它』、實可表明男性的特徵了、如上所說、旣是表明男女兩性、『他』『佗』又皆從人、不至把人的一字、爲男子所獨佔、又足以調和新舊兩派之爭了、

梅蘭芳之研究（十）

（小隱）

梅蘭芳的玩藝、高過陳德霖、這句話、在梅黨人物口中、試了幾試、究竟不敢把他說出來、只好說是他的天賦不如陳、天賦不如、這下面的言語、想必是人力也就不差了、又說陳不南來、因爲自知是過時的人物、恐怕見紐後生、他的識見、比罵梅蘭芳的還高、這話要分開來說、陳不南來、是怕見紐後生、可是不錯、他爲什麽怕見紐後生呢、難道說他自己、也覺得是唱不過梅蘭芳嗎、因爲他看見這一輩冒熱氣的梅黨人物、以及這些耳食盲從、毫無戲學知識的看客、弄了一個半吊子的梅蘭芳、就把他抬舉到天上去、一味是看臉子、看行頭、看砌末、又是什麽審美啦、文學啦、請問這一群聽戲的、要拿陳德霖給他聽、那不是烏龜吃大麥、簡直的是蹧蹋糧食嗎、陳德霖不南來、不說怕小梅、實在是怕這羣聽戲的不識貨、所以不肯來對牛彈琴、他罵這些捧梅的人物、含而不露、比我罵小梅、可又利害得多了、有人說、北京的梅黨也不少、怎麼陳德霖他肯在北京唱呢、要知道北京地方、眞正聽戲的、還有人在、就是那北京的梅黨、因爲德霖是小梅的老師、也就跟到裏頭讚好、這並不是愛屋及烏、實在是投鼠忌器、小梅從過陳德霖學戲、是不錯的、近來他的唱、可是連一點陳德霖也沒有、上兩次他來上海、這宇宙瘋是他的得意戲、這一次到了上海、這齣戲從沒唱過、打泡三天、雖然唱的是舊戲、可是一齣二黃也沒有、那位張亞庸先生、會給小梅撑門面、把小梅的戲開出了好幾十齣、那裏頭像進宮、敎子、祭江、祭塔、這一類的戲、請問小梅現在還能不能唱、就是勉強唱來、一定比尙小雲要推班、有人說不錯、他的嗓子近來可是不大受使、像樊江關琵琶緣這一類的戲、作得還不錯、然而以我看來、還是這些戲、口齒犀利、神色充足、還數王瑤卿、這次到上海、大唱起崑戲而不止、崑戲須下苦工夫、小梅不過是新學乍練、那些梅黨人物、又在那裏驚奇詫異、極力捧場、大槪小梅這個人、是天賦天聰、到他手裏沒有難的、也絕沒有不好的、最好笑是某報上、恭維他的四郎探母帶回令、說是唱八刻鐘之久、始終不懈、請問這齣四郎探母帶回令、唱八刻鐘、可是不錯、但是小梅中間、要歇六刻鐘、把王鳳卿累了個要死、却輕輕把這功勞、上在小梅的功勞簿上了、這位先生關着門捧場、大槪連這齣戲聽都沒有聽過、又說他的販馬記、作工狠細膩、請問這販馬記、是不是作工細膩四字、便能盡其所長、以前的蓮芬蝶雲、不必去說、就是陳德霖也不要去講、只現在上海大舞台的桂枝、丹桂第一台的金虎、雖然日暮途窮、淪爲配角、可是人家的技術、比他高的多、他在這裏唱、未免有點貽笑大方、這小生一角、楞仙小芬、不必去說、就是纖仙素雲、也比這位姜妙香是那麽一回事、你想這齣戲、就要賣三塊洋錢、不是這些小傻子、誰肯上他這個當啊、

蔥味梨花

（小隱）

梨花大鼓、肇自東魯、粗俗陋劣、不足以登大雅之堂、江浙爲文秀之邦、當無容留此葱蒜氣息之餘地、乃自大世界聘李氏姑嫂來滬、亦竟風靡一時、然好之者、仍係津魯客幫中人、繼李氏而南下者、有謝大玉、今大玉北還、昨又聘得孫氏姊妹、至六人之多、予足跡不至大世界、幾及半載矣、昨應友約、觀孫氏梨花大鼓、入場孫鳳卿古城會、已成尾聲、陳子珍之雙簧包頭披服儼若蹣跚、後臉韓某、卽白雲鵬之絃師、登雲鵬身在縲絏、韓因失業而改行鬻、然詞句生澀、前後臉亦不整齊、陳子珍專以眼風報座客、以致下等社會中人、怪聲叫好、台上台下、互爲問答、全場視聽爲之攪亂、殊令人不耐也、當涉田之快書、別開生面、多爲他人所無、聆其馬介甫一折、前後凡三易其排、不僅聲音嘹亮、字眼明晰、且片段井然、詞句亦復宜雅宜俗、常旭九因非其儔、廣小川亦非其匹、個中之翹楚也、孫氏姊妹中、以大玉之音爲佳、然台下怪聲又作、不能復耐、遂趨出矣、

秘香閣

隨筆（涵秋）

吾國社會、多嗜賭博、尤以粵東賭風爲盛、日前友人口述一事、殊駭聽聞、姑誌之以爲有盤龍癖者炯戒、事在十數年前、有番攤館一所、賭時輸贏極巨、其中賭具、則各投所好、不拘一格、某夜一中年婦人、衣飾華麗、與諸人賭牌九、輸去不下八九百金、衣扣之金表、手臂之釧鐲、均皆不翼而飛、時已破曉、衆人見其無資、咸置之不理、某婦忿甚、堅欲翻本、向人告貸、迄無應者、庄家又奚落之、謂賭必須現欵、空盤恕不作容、某婦當時遂伸一臂、謂以此爲質、苟再負者、吾當斷腕以償、庄家以其戲也、漫應之、及展視而某婦又負、庄家揮笑、謂必如約、婦紅暈雙頰、立取利刃、截一臂於案、負痛而去、次夕婦又至、并舁一箱來、索庄家決一勝負、庄家詢箱中爲何物、婦冷笑曰、汝勿問、我負則汝持此箱去、汝負、則吾箱中之所有、汝照數償我、足矣、不謂此次婦竟獲勝、啓箱視之、赫然一人頭也、羣衆相顧錯愕、婦戟指謂庄家曰、汝贏我腕、我腕旣不復續矣、我贏汝頭、汝須索償我頭來、爭持甚烈、庄家自知理屈、慨然呼曰、好好、聲未絕、遂出利刃橫抹其脖、首隕案作聲、屍猶僵立不仆、事聞於官、捉婦入獄、廉得其情、乃知婦歸家時、殺其六歲小男、持頭來以爲孤注一擲云、緣是各大吏禁賭甚嚴、而粵東賭風、亦稍稍就戢、說者謂若該婦者、眞可謂賭中之豪已、

萬奇全書

世界之大●無奇不有●是書專搜集世界中種種奇人●種種奇術●種種奇事●種種奇談●以見所未見●聞所未聞者●彙爲一冊●名曰萬奇全書●使好奇者讀之●獲有奇趣●每冊定價大洋四角●郵碼七折●函購另加寄費二分●郵票通用●要目略摘一二錄下●

上海克能海路存厚里 枕華出版部發行

各大書局代售

▲老夫少妻之奇聞 ▲科學產兒之奇聞 ▲腹中照像之奇聞 ▲拍賣腰袋之奇聞 ▲無疾而終之奇聞 ▲離別保險之奇聞 ▲猿患烟癖之奇聞 ▲西人豪賭之奇聞 ▲幼齡姦盜之奇聞

▲猪羅大王之奇聞 ▲幼孩鷺熊之奇聞 ▲營中女廚之奇聞 ▲卅年不語之奇聞 ▲男女浴堂之奇聞 ▲出賣丈夫之奇聞 ▲濫娶婦女之奇聞 ▲空中演劇之奇聞 ▲接吻收捐之奇聞

▲接吻有價之奇聞 ▲納費接吻之奇聞 ▲空中病院之奇聞 ▲跛脚競走之奇聞 ▲九月食瓜之奇聞 ▲男腹產子之奇聞 ▲婦生長鬚之奇聞 ▲海底火車之奇聞 ▲吸烟賽會之奇聞

▲文豪怪癖之奇聞 ▲一胎三子之奇聞 ▲女變爲男之奇聞

愛克司光（一一五）

李涵秋著 禁止轉載

第八回 擬擁合威脈平民 眞風波養生中寶

爛柿子忙笑道、眹、原來少爺不是姓張、我疑這張大人姓張、少爺是他們甥少爺、少不得也姓張了、誰知竟是不然、我到要請問少爺究竟姓甚麽呢、麗符答道、我姓趙、爛柿子仰頭想了想、笑問道、還是竈王爺爺的竈呢、還是鷄罩的罩、…這一句話方才出口、麗符還未及分辯、驀聽見對面房裏噗哧一聲竟笑起來、（寫小玉的分寸都好、然有此一笑、可以知小玉業已首肯矣、）麗符也忍不住好笑、『見時候已是不早、故意說道、佚大爺旣然、還不會回來、過一天我再來罷、爛柿子笑道、清湯寡水、倒累少爺空坐了、得便兒常來走走不妨、我們以後都是一家子人了、麗符一面走、一面向他丟了個眼色、爛柿子會意、便挨着麗符身子、跟出大門、麗符低低向他說道、停會子你去探一探玉子口氣、早晚叫你丈夫給個確信給我、省得我記掛着、爛柿子笑着點頭、又使勁捏了捏麗符手腕、咬牙笑道、我白替你出這樣力、你將來拿甚麽酬報我呢、麗符也不理會、笑着徑自走回去了、此時爛柿子折轉身軀、重行跑入小玉房裏、見小玉依舊坐在原處動也不動、不由吃了一嚇、忙問道、妹妹你可瞧見趙少爺不會、他這人物、眞是千中挑不出一個、別的不論、單論他梳的那博士頭兒、眞個滑滴滴的、烏光漆黑、說我們的頭髮勻淨、那裏趕得他上、身子又魁偉、可想力氣是彀足的了、男人家若是都像他這般身長力大、做他妻子的、再沒有不喜歡他的道理呢、（淫婦口吻、別有注意、）爛柿只顧嘮嘮叨叨的說、再偸瞧小玉子面目、却是笑容可掬、一點兒委曲兒都沒有、只低着頭不理他嫂子的話、爛柿子有甚麽瞧不出來、轉拍了拍手、笑得出房、自言自語的說道、我們又有得忙了、一邊銀子來、一邊要替妹妹製辦粧奩衣飾、我們也不想賺妹妹的、只要問心對得住妹妹、也就罷了、…剛說到這裏、忽又聽見小玉子噗哧一笑、（心得所好、口常欲笑、玉姑娘此時心理想見十分快樂、）爛柿子忙停了脚步、轉身問道、妹妹又笑甚的、小玉笑道、我不笑別人、只笑嫂嫂說的話兒、甚麽竈王爺爺的雞罩都鬧出來了、爛柿子笑道、原是我不懂得、姑娘知道、何妨教給我聽聽、小玉揚着頭笑道、趙錢孫李、一本百家姓、嫂嫂難道都不曾念過、爛柿子笑道、誰管他百家姓十家姓呢、你瞧瞧、不怪他人品生得好、便連姓個姓兒、都比別人佔強些、第一個姓就被他搶了去、（未完）

夕陽紅檻錄（二一）

鵷雛

第五章 邵湘秋花底感滄桑

蓉庵問道、紬霞好嗎、你這回來、又有什麼貴幹、湘秋一一說了、一眼見那東壁掛着一幅行卷、裝潢華麗、寫一筆褚河南、正是蓉庵的佳作、名曰記得詞、湘秋便離坐看着、低低的吟道、

輕羅乍換晚涼新、團扇微風散麝塵、

積鷺翁鴛前話響壺

記得畫簾銀燭底、浮瓜時節破瓜人、
紅螺盃小鮹寒輕、翠頰春潮取次生、
記得夜來初醒酒、盈盈纖指破新橙、
閒拈銀管學鴉塗、情性嬌痴略憶渠、
記得夜來無一事、燈前側聽讀郎書、
閒愁密意兩難支、小語偸防莫母知、
記得調停無別計、自拋啼眼摻衾時、
蹊、鈿約兩蹉跎、驟雨驚風取次過、
記得慰君無別語、風波歷盡是安途、
嬌癡情性許誰知、一徑嘗花晚雨吹、
記得檀郎勝阿母、輕寒如水襲衾時、
投懷嬌燕忽分飛、玳瑁雙棲計已非、
記得欲言還未忍、願君萬里早成歸、
別因奐置更情親、隱語消應記會眞、
記得叮嚀無別語、莫須憐取眼前人、
鸞金約指綰離情、孤館霜清夢不成、
記得施君詩句在、淒涼今日似他生、

這是蓉庵去年離去杭州到南洋去時所作、很覺得風情悄旖旎、湘秋讀畢、便笑道、這是你最擅長之作、有些文如其人、蓉庵哈哈一笑道、不要罵了、當下談鋒更深、方才各自分別回去、正是

閒情方向歌場遣、舊雨偏從客裏逢、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趙鷺翁文章品節、天下想望風采、而在小桂英口中則輕輕曰那個老頭子是什麽人、嗚呼、可以與秦淮妓女名士何物值幾文錢一語、同傳千古矣、范伯子詩曰、去卽去耳誰爲賢、人如綠草生春田、請看朝廷沒曾左、也有後相來聯翩、我聞此語悅失色、從此崑崙泰華皆不堅、明朝便叱玉皇退、何能一帝尊諸天、眞可以開拓萬古、推倒一時、（野鶴）

修禊詩話

甲寅上巳、招延儔侶、修禊於西苑南海之流水音亭、亭淸高宗依山陰舊跡、作液池點綴、鑿九曲渠、砌千疊嶂、西接勤政、南望瀛台、東疏御溝、北仰高館、有十弓之池、百仞之岡、古松虬蟠、修竹風吟、丸島中流、幅罥下麓、又有魚樂之台、夕陽之閣、宮牆丹碧、離樹靑蒼、石徑合幽、板橋納靜、雖咫尺間、邱壑具矣、於是語縱盃流、舟浮車止、畫圖拈韻、紀事永懷、越六年庚申上巳、春申江上、獨抱寥畫、朋好久疏、會齡不繼、弩故篋、理籤冊、摘首會之句、作今感之文、是日以蘭亭修禊詩分韻、汪鷗客得化字、有句曰、讕讌日未斜、輕雷出雩罅、意新詞秀、楊瑟君得參字、有句曰、入坐西山爽、搖空太液涵、窐深疑掛瀑、石峭欲浮嵐、工雋且如西山之爽、夏午貽得離字、有句曰、分池浮玉體、並樹轉春旗、有旖旎之思、梁任公得籟字、有句曰、十年服芳草、綜攬化蕭艾、感慨系之、黃孝覺得羣字、有句曰、未是羞池不及羣、此君逝矣、誦其詩、低徊久之、易石父得萬字、作十四韻全韻詩、備豪矣、有句曰、銀浦疑雲流、璇源蕩雪噴、谿中麗句、何嘗減得遺字、結句曰、擎舟溯空溟、歸路雲縹緲、天際有輕陰、斜日在林表、君歸縹緲、已五易草木矣、讀此詩、若有讖焉、吳辟疆得水字、有句曰、玉水無驚流、瓊台有遐倚、超然佇懷、羅瘿公得仰字、結句曰、且招華假寐、與靑靑松障、邀有餘音、陳石遺得大字、有句曰、擘音試弦綠、泷濡茜深黛、此翁詩、捫之有稜、夏劍丞得日字、有句曰、冷然流水音、却繞寒雲屋、吾繞屋而流、猶疑在耳、閔葆之得理字、結句曰、冶春憶江南、鄉夢越千里、句挾雙翼、在雲霄間、作圖有汪鷗客、陶寶如、王孝慈、及蔡有守張傾城伉儷、傾城且腹一詩、張受父摹紫光閣藏本王右軍像、冊成、王壬秋老人題流水音修禊圖六字、並詩曰、流水音如天上琴、蘭亭猶有管絃心、應知內史玄塵事、不似五雲深處深、冊中佳詩、猶有卅章、琳琅炫目、不獲一一紀焉、又仿柏梁台故事、人賦一句、陳石遺爲編次之、塵飛歲逝、作夢影觀耳、

我之花事談

（癡）

▲蔣紅英老五的情夫羅炳生、傳說是在上海取引所、做東洋棉紗失敗、所以投江自盡、昨日記者走過取引所、就進去問問、據所中辦事員說、羅炳生並非掮客、是掮客利益公司的代理人、水牌上、那公司只有龍舜卿的姓名、照規矩、羅是不能獨立向取引所做生意的、去年秋間公司裏面、一個綽號閻羅王的姓嚴的同事、託羅經手、私做一筆生意、羅沒有做好、略有虧空、嚴某不免埋怨、羅就拍拍胸脯、把損失的帳担任了去、這一次、亦不過三四百兩銀子、羅亦沒有放在心裏、笑舞台演的『老五殉情記』、反說羅炳生託嚴經手、嚴經營失敗、反來催迫一幕、與事實完全不合、到了年底、羅在公司、確虧三四百兩銀子、然而這點小出入、公司早已默許、並且羅的名下、這一年的公司分紅、共有一千三四百兩、扣去虧空、還多千兩、羅又何致自盡呢、目下羅的兄弟羅杏生、還在所中交易、據他說、羅遺下的絕命書、亦不過一套做人沒味的厭世話頭、並沒有指出別的緣故、外間傳說、因爲做生意失敗自盡一節、亦不確實、據羅的家族朋友研究、羅太嗜酒、紹興高粱、不必說了、就是勃蘭地酒、有時竟一次喝去一瓶、此次死因、多半是飲酒過度、一時失去感覺、神經異狀的緣故、老五與羅同癖、飲時亦極豪量、所以與羅異常要好、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雙飛雙宿的日子、大約占了三百日、亦無怪羅死後、老五日日以酒澆悲、至於自殺了、以上這些話、羅的老弟杏生、都承認的、大約去事實不遠、杏生現仍在取引所營業、

▲周四小姐笑眞、近日出堂唱時、戴墨晶克羅克眼鏡一副、愈覺幽靜、據聞四小姐在某公司購此鏡時、公司堅要二十五元、後經某君介紹、說是另一男小姐的朋友、纔減去十元、

▲有人說、民和里依依、是徽州人、不知道確不確、昨有署名不才藕蝶王梅者投稿、說他本是皖江士唱清音班出身、原名筱紅、今年十八歲、徽屬茶商、報效甚力、亦不知確與不確、

春江花事

（老鮑）

▲和樂坊麗娣老三、這幾天有些小感冒、堂差一概不出、他有個叫做老五的要好客人、因爲他有病、狠可憐的、就招了幾個朋友、替他做花頭、那裏知道房間裏做手、認道老五是濫胡調的、應酬壞極、甚而至於八個人吃一台酒、輸飯帳祇發了六張、幸而老五把菜錢現付了、不然還要鬧出些話柄來、

▲會樂里林媛媛家裏、有個好酒量的阿姐、立夏那一天、他說咳嗽、不能喝酒、却一口氣喝了三四斤酒、你們想這酒量多大、

▲小花園小鳳、叫做嘉善老五、同一個叫做餓紅生的人很要好的、餓紅生在甯波教書、前回罷課時候、小鳳放心不下、親自到甯波去探望、可算得要好了、

▲蔣紅英家裏老五的追悼會、聽說已由香國大總統琴寓老六發起、不日舉行、前幾天、看見一家報上的趣聞、說是已經開過、並有亭亭等做招待、咳、這種造謠的編輯、醜詆勞的手段、可謂無微不至了、

▲香國總理琴樓、是樂餘里的、常熟人、從前叫過林什麽、名字我忘懷了、有幾家報上登出來、多當是三馬路的琴樓、大錯大錯、

▲從前有個小素雲、唱過戲、吃個窰子飯、後來給一個客人包了去、人家總以爲從此可以不落火坑了、誰知道包他的人、到外埠去做生意、去了好久沒信、小素雲實在日子過不下去、祇好再出來做、現在福甯里的雲霞軒、就是小素雲的化身、

▲妙第家裏的老五、就是從前的玉鳳老五、胡調手段、不在人下、不過我初認得的時候、還是高等小學的程度、現在的確有中學程度、咳、中國人、若個個不這樣進步、也不致於弄倒這般地步、